

往事你我他

王 标

往事如烟,但凡能留住的都是美好的记忆。上世纪90年代初,你时任新华社驻河北省记者站摄影记者,我在合阳县农技中心负责,他是县农技中心的高级农艺师。你俩年龄相当,大约五十来岁,正值人生好时节,我年近三十岁,正是谋事创业的年龄。你我他三人同为合阳人,因大棚菜而结缘。

你当时在《人民日报》头版报道过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罗洪溪和他的科技大棚,引起县上领导的高度重视,当时正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期,习惯了传统粮棉油种植的群众,一下子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带来的冲击,就连当时的科技干部也搞不清农业未来的走向。大棚菜作为新生事物,很值得好好研讨。在你的力荐下,县上很快将重担落到农技中心头上。农业局派我和他,带着刚分到单位的一名学生,赴河北永年进行大棚菜专题考察。

记得我们是从小韩城乘绿皮火车去河北的。当时正是充满希望的九月,适逢大学生开学,车上比较拥挤,整个车厢弥漫在董文华演唱的《春天的故事》。虽是寒秋,但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所带来的燥热,搅动着每个游子的心。火车披挂着微微细雨,满载着金色的憧憬,穿过秋天的红叶,在霜天里呼啸呼啸地向前狂奔。

希望总是美好的,但征途却充满着许多未知的寒酸。第二天黎明时分,火车吃力地

驶入石家庄火车站,等待我们的是晚秋少见的寒雨,冷嗖嗖,冻得人浑身打战。

你打着雨伞接站,热情地把我们迎到你家,嘘寒问暖,满口的乡音,让我们倍感宾至如归。早餐后,你跟罗洪溪取得联系后,陪同我们一起乘车去了永年。

你很是热情,饱蘸着对家乡人民的深情,而我们带着家乡人民的重托。这种深情和重托扭结在一起,瞬时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就这样,考察活动由此展开。

他很认真,从大棚菜的引进、发展以及未来前景,到大棚菜的种植结构、栽培技术以及细节管理逐一进行询问和查看,并与菜农详细交流。我大多时间都是在看和听。一同来的学生很少言语,只是在一旁默默做着笔记,洗耳恭听。

就这样,我们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劳动和工作,只是知识和内容有所不同。所见无不震惊,令人目不暇接。

几天来,扑入视野的满目新鲜实在令人激动不已,心旷神怡。考察活动结束后,我们满怀信心地返回家乡,县政府很快成立了大棚办公室,安排组织培训,制定推进计划,部署实施方案。很快,一场大棚攻坚战在古莘大地上全面打响。

你时常打电话过来,了解大棚菜的发展情况;他躬身深入田间地头抓点带面,为群众答疑解惑;而我主要做些协调服务工作。

大棚菜是合阳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走出迷茫期打响的第一枪、迈开的第一步。它在短期内解决了人们的反季蔬菜和苹果优生区外许多群众的致富问题。

就在全县人民大干快上大棚菜的热潮中,我调离了合阳,到市农技中心工作。不久,大棚菜在渭南遍地开花,形成了渭南市种植业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革命,成为见证我市农业从传统向现代迈进的里程碑。

从此,市场经济的引擎牵引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变更和发展,从大棚菜到地膜小麦,再到多种作物的现代化设施农业,合阳的农业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历经30多年,由大棚菜发展到各种形式的农业科技大棚,算得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奇女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你还跟以前一样经常打来电话,问我合阳、渭南的大棚菜发展情况。我因在市农技中心工作,也经常下乡掌握这方面的信息。而他也成为合阳大棚办的专家,常年进行培训,哪里有大棚,哪里就有他的身影,还时不时带人去永年实地交流取经,并带回永年的农技技术员来合阳现场指导。

大棚菜把我们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他几次打电话说想见你一面,与你谈谈未来农村和农业的发展问题,觉得你见多识广,高瞻远瞩。

他如今已年过八十,耳不聋、眼不花,身

上总有发不完的光和热。他跟我说起他很想见你,无非是想追述昨天的故事,找回昔日荡漾的激情和曾经在合阳燃烧的岁月,发掘和传承这片土地上所孕育的文化。我想这是一位老农艺师一生最朴素的追求。

你说你过几天回合阳咱们约见一下,我想,你我他到时都会关注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未来农业该何去何从。当然了,“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的重要关注,而作为你我他,也只是表达一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和对家乡的希冀。他很关注你的“光彩合阳”手机平台。你从中呼吁在外的合阳人要有家国情怀,要有雄心壮志,更要有有人间挚爱。我也非常赞赏。

大棚菜也许从根本上并没有解决农民的致富问题,科技大棚也不可能是未来农业的唯一出路,但他留给后人的是亘古不变的大棚精神。这种精神就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砥砺前行”。

作为合阳人,我愿和他俩一样,呼吁讲好合阳故事,传承合阳文化,关注合阳未来!这是我们每个无论在家乡还是在外的合阳人的责任和使命。

行文至此,我还是按捺不住要点名:“他”就是高级农艺师王继胜老师,“你”就是新华社著名记者范德元老师,他们都是为合阳这片土地作过贡献的人,是值得我一生敬佩的人。



刚下了场冬雨
大多数黄叶抖落着晚秋浪漫
还有零星地挂在树顶
和冬作着最后的抗争
马路上波光粼粼
黄叶像一艘艘小船
有的漂泊在水面
有的搁浅在沙滩
匆匆走过的人们
听见它们叙说着岁月变幻
树梢留着几片黄叶
白里还隐约透着黄
像我们心照不宣心事

时光信笺

朱金华

霜叶如醉
每一片脉络
写满岁月的诗行
风过处
火样的激情枝头绽放
那是生命的绚烂
凄美而又悲壮

你是时光的信笺
寄来冬的思念冬的感伤
寄来远去的青春梦想
还有遗落在岁月河畔的漫步徜徉
用炽热的色彩
温暖渐凉的时光
用凋零的姿态
演绎别离的绝唱

拾起一片霜叶
感受你的纹理你的沧桑
那是岁月的吻痕
是生命不屈的印章
把心灵寄托
俗世里寻得一分安详
用沉默的语言
诉说着永恒的守望

瓮沟红叶

南星

一条静谧的河谷,浅浅的水流,低低地流淌。天蓝得深邃,自然清新的空气弥漫在山野之间。灿灿的秋阳,用她多情的大手笔,为洛南这个边陲小镇涂上了一层油画般的色彩。火红的五角枫、金黄的银杏、油绿的松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显得热烈而奔放,鲜艳而夺目。

每逢深秋,我都会来到洛南高耀瓮沟深处,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去品味那铺天盖地的红叶。

行走于山涧,踩在落叶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似在演奏一曲秋天的乐章。抬头看,五角枫、乌桕、火炬树、黄连木,叶子黄了、红了,宛如跳跃的火焰,热烈而奔放,红得透亮,红得心醉,一片红彤彤的世界,在淡淡黄色点缀中,映衬在蓝天白云下,仿佛游走于仙界,让人窒息,让人飘飘欲仙。霎时,就陶醉漫卷其中。

这注定是一条宁静的河谷,在大山的庇护之下,在伟岸的沉默之中,她安安静静地躺在这样的幽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她睡得安稳。爱上一条河谷,我想她素净的天性,无需我盛意的赞美。

逆流而上,只是寻那一瓮深情的潭水。河谷两边红成了一面旗帜,让人心醉神迷,心灵得到前所未有的宁静与满足。河谷畔不时出现一棵棵、一群群黄连木。那黄连木就像一束束火把,红得发光,红得鲜亮。那黄连木叶在秋风中轻轻地摇曳着,酷似一张张微笑的小红脸,正迎接金秋的到来。

继续向上游行走,山间不甘清寂的道旁树斜着身子,伸出一只手,为的只是轻轻地抚摸一下你的头。

穿过一条小径,几棵乌桕的枝丫疏密交织,叶子局促地拥在一起,好似一团红红的火焰。与之一起绽放的还有那一棵棵高大的五角枫,远远看上去就像一团燃烧的火,随风而舞,越燃越烈。而那曲杆虬枝的柿子树,更是不负时节,独领风骚,红叶如炬,硕果累累,以其曼妙的身姿屹立于山间。连澄澈的天都被渲染,含羞地泛起了红晕。那叶儿在阳光下蘸着火,随风打着转儿,柔柔地摇曳,含情脉脉地飘飞在山林间。落在我的脸上,落在我的身上,落在我的脚上,山醉了,红叶醉了,我的心更醉了。爬上一处半山腰,俯瞰着漫山遍野的山林,一丛丛、一簇簇,红得热烈,红得烂漫,犹如一盆盆熊熊烈焰,将山映成红色海洋,给人以无限遐想。捧起最心仪的红叶,一种生命怒放的力量悄然而生,在我的胸膛里迅速积累膨胀。

一阵风从文显山吹来,穿过箭杆岭,直达瓮沟,后又飘到了会仙台。眼前这如火如荼的红叶,充满了生命的纯美和活力。我似乎看到了红二十五军入陕后,在这片土地上抛头颅洒热血谱写的壮美诗篇。是的,瓮沟的每片红叶都浸染着烈士的鲜血,每一片红叶都书写了一个血与泪的故事,这满山的红叶一定是那些先烈们的化身。

我愿做一片红叶,学会接受、学会珍惜,如火如荼地燃烧……



冬日光影 肖本祥 摄

在我心里,母亲是天

王满院

你过,你还管他?”母亲说:“唉,那时候穷,老人也难,咱不能和老人计较这些。”

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天家里又断粮了,没啥吃,我们自家有一个我叫八爷的人,让我们去他家吃一顿午饭,母亲让父亲带我去,我问:“你咋不去?”她说:“我不饿。”几天都没吃饭了,咋会不饿?等我长大后才知道,这是天下母亲最大的“谎言”。

母亲是一个很勤劳的人。为了多挣工分,她总是抢着干生产队最苦最累的活,为了不影响出工,家务活总是晚上做,经常忙到半夜。年底一算账,她总是女社员里工分最高的那个人。

母亲不识字,可她心思细密,很懂得人情世故,和亲戚、乡邻的关系都处理得挺融洽,在村里威信很高。

那一年,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对我家的打击很大,母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现在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母亲健康长寿。平时,母亲在弟弟和妹妹家待得多,我常去看她。我表扬母亲,说她这些年进步很大,一是学会了接打电话。她让人把我们姊妹的电话号码写在本子上,第一个是老大,第二个是老二,第三个是女儿,把她经常联系的几个人电话号码写在后面,每个人名字前都打上标记。二是会看电视了。我去看她,她还给我讲她正看的农村题材的电视剧,我给她竖起大拇指,表扬她说得好,她很高兴。

有一段时间,母亲老是清早七点左右给我

打电话,每次看到母亲电话,我都很紧张,甚至心惊肉跳,唯恐听到她病了或者摔倒了,因为母亲曾半夜摔伤过一次,结果她说的都是一些平常事。有次我去看她,对她说:“妈,你以后不要清早给我打电话,每次都把我吓得,以为你咋了。”

她说:“你上班忙,怕影响你,不敢打,想上班前赶紧给你一说。”

“那你以后晚上七八点打,这个时候我下班了。”

“好,好,这下就知道了。”我这么一说,母亲很不好意思,好像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一样。我赶紧说:“妈,没事的。”

人老了,总是念旧。母亲还是喜欢老家,喜欢她的老屋。我们和母亲说好,冬天在城里住,农村太冷。平时母亲想回去,就把她送回去,过一段时间再接回来。

可从去年以来,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去年就住了四次医院,最后一次是腿部骨折。母亲住院,都是我和妹妹在医院轮流陪护,我常常给她一边做腿和脚的按摩,一边和她聊老家及我小时候的事。母亲出院时,腿还固定着,妹妹家在二楼,没有电梯,我就背着她上下楼。这次骨折,让母亲明显变老了,腰也佝偻了,走路也蹒跚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敢让她一个人在老家待了。

今年还为回老家住发生了一次“冲突”。农历十月一前,天气转凉。弟弟打电话,说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住几天,我吓了一跳,再有十天就供暖了,怎么这个时候要回老家住?我赶紧

紧过去看看咋回事。母亲说,这几天她老梦见老家,梦见我父亲,想回去看看。我看她态度坚定,就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我对她说:“妈,我刚查了天气预报,过几天都是雨,一下雨天就更冷了,你在老家就没办法住了,我们也不放心。明天天气好,我和你女子把你拉回去转一转,把你想见的人都见一下,该办的事都一办。我们给爸把坟一上,明天下午原把你拉回来。”母亲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我看得出来,母亲不太满意,但总算同意了。第二天,一切按计划进行,可当把事情都办完,准备回城时,母亲一把拉住我,让我坐在她跟前,严肃地对我说:“你别让我走,我想在家住几天。”我妹一听就炸了:“这么冷的天,你在家咋住?上回在家住,回去就住医院了,把人没整死。”我赶紧挡我妹,不让她再上,咱妈思想不通,老生气,更麻烦。”最后我们妥协,同意她在老家住几天,可我妹要上班,我每天要接送孙子,都没法在老家停,就让门中我的一个弟媳妇过来陪着。结果住了两天,门中弟媳妇打电话,说天雨了,又冷又滑,这太操心了,你们赶紧接走吧。后来母亲又提出去姑家住,就又送到姑家住了几天,才接回城里。

通过这件事,我明显意识到,下一步如何照顾好母亲,将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母亲今年八十三岁了,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状况会越来越差,照顾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

可我想,我只有一个娘,困难再大,也要克服。无论如何,都要把老母亲照顾好,在我心里,母亲是天。